

一城潜山

徐迅

说起来，潜山城似乎就是为天柱山而生的。不然，它为什么叫作潜山呢？

潜山春秋时属皖国，后来做过庐江府，做过舒州治所，还叫过梅城……但不管它做过什么，叫过什么，都没有舍弃“潜山”两个字。怎么会舍弃潜山二字呢？向远处说，它是大别山的余脉，往近处说，它就在天柱山脚下，是潜伏于天柱山的城——也许正是这个缘故，2018年潜山县撤县设市，有人想叫天柱山或舒州市，但最终还是叫了潜山市。

潜山城从此就由近700年的县治变成了市府。可它依然潜伏在天柱山，绕它的河依然叫潜河、皖河……还有梅河、东关河，城南还有雪湖、南湖、学湖。说是一座山城，却是满城漾着水，到处清亮亮、水灵灵的。特别是夏天，城南三湖荷叶田田，漫起半城绿云。绿云荫里，就有无数蝴蝶翩翩，蜻蜓嚶嚶。猛然几只翠鸟从荷叶从里惊起——有荷，就有藕。就有半城荷花一城藕。一时间，鲜嫩爽口的藕上了人们的餐桌。素炒藕片、煲藕汤、桂花糯米藕，或者干脆掰了吃，吃得口齿生香。藕是明朝的贡品，叫雪湖贡藕，有奇特的九孔

十三丝。他们品尝的是奇特而又有历史感的藕。

但由此以为他们只知道吃，他们肯定不会乐意。他们会从“万山”尖上发脉，说起潜山的历史和爱情……“万山”尖上发脉，是潜山人的俗语。“万山”就是天柱山。他们的意思是说凡事要从“根尖”儿说起……从根尖上讲起，他们就建了一座“庐江府”，说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，如何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”；说起“胭脂井”，他们又建了个二乔公园，说三国时的乔公如何得孙策、周瑜二人为婿，怎样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……他们还把一条高铁从潜山城修到了北京城，又把城南三湖缀连在了一起，建设起了一个绮丽的雪湖公园……说了不算，他们还唱。他们说自己的嗓子不行，但有唱得好的，那唱得好的一位名叫程长庚，一嗓子从潜山城吼到了北京城，唱成了京剧鼻祖；还有一位名叫韩再芬，嗓子呀子哟的，袅袅一曲黄梅，唱得花红柳绿水含笑……

潜山万笏又清虚，
烟树人家绣不如。

这也是潜山人张恨水写的。张恨水先生除了是一位地道的潜山人

外，还是民国时的第一大写手。大家都说他是大文人、大作家。他却说自己是一支秃笔“替人儿女说相思”。只是他这一说，就说透了世间儿女、夫妻、父母和朋友的情……他说了一辈子，说得著作等身；他这一说，还不经意地描绘出了一幅潜山图：潜山烟云竹树，山岳潜形，千壑竞秀，万山叠翠，攒峰列岫，齐齐地朝拜天柱峰，不就是“万笏又清虚？”

我说半城荷花一城藕，与之相对的当然就是“一城花开半是梅”了。潜山城不仅有荷，还有梅：蜡梅、红梅、绿梅、白梅、黄梅……有留下历史传奇的一位梅花小姐。因为这梅，潜山还有一个别称叫梅城，有一条河叫梅河。春到梅城一树花。老梅疏枝横斜，姚黄魏紫，各吐芬芳。白雪皑皑的日子，远远望去，一株株梅树就像一个个身着红披女子。若是扶藜踏雪访梅花，你就知道潜山人有多浪漫了——但是，潜山当年最浪漫的不是年轻人，而是潜山18位退休老人。他们在此生活了一生，他们熟悉潜山，他们从骨子里喜欢潜山……种梅，养梅，护梅，他们到处奔走呼吁。当然，他们也终于圆了好梦——让

梅花成了潜山市的市花。

潜山有荷，有梅，有美味佳肴；有戏，有歌，有通向外面世界的高铁……潜山人当然都有一副好心情。他们天天就利用这好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天柱山，建设着潜山城。就这样，在潜山，人与山，山与城，城与人，人与人相依相偎，相辅相成，相亲相恋……他们不无兴奋地说，如果说天柱山是一顶金色的皇冠，那么潜山城就是那皇冠上的明珠；如果说天柱山是一位峨冠博带的仁者，潜河与皖水是两条长长的飘带，那么，潜山城就是系着两条飘带的那一枚灵动而美丽的扣了。



徐迅，作家、编辑，现住北京

吃席

董本良

1986年，我师范毕业，在潜山县乡下工作，那时的红白喜事作兴八大盘：鸡鱼肉俗称三牲，必不可少，豆腐干、千张、圆子、粉丝、花生米是另五盘。乡间称饭桌为八仙桌，就有了与“八仙”的传说：某日八仙过海，动静太大，惹怒龙王，于是他们干起仗来，许久不分胜负，累了饿了搞吃的去，七位神仙空手而归，曹国舅化成农人吃上了席，还偷偷带了八碗菜，这便是流行的“八大盘”。初听颇悦，八盘还和八仙挂了钩。后听长者云，农村1970年代都是吃六大盘，三



董本良，中国自然资源作协、安徽省作协会员

荤带三素，后演变成八大盘，是日子渐宽裕之故。

吃过六大盘的都知道一套规矩。首先是坐席，有管事的按照年龄辈分亲疏安排妥当，一、二席自然是尊贵的。红喜事桌子是横摆的，与大门平行，一二席的座位是面对大门；白喜事桌子是竖摆的，一二席则是右侧和左侧的角落，因而是面对的。首上红烧鸡，理所当然先放一席前面，一席动了筷子，众人方才开吃。第二盘是豆腐干。第三盘上圆子，圆子一般两种，糯米圆和山粉圆，讲究的人家在糯米圆里装芝麻酒，但红喜事不用，因糯米粘牙，寓意不好。山粉圆子用红烧肉的汤汁或是糖稀浇过，吃客也很高兴，这时主人开始陪酒了，红烧肉、千张、鱼也端上来，鱼是压轴的菜，意味着喝差不多就得了，而鱼是要“余”着的，不余也不行，有的人家算小，鱼不煮熟，留待下轮用（一般四桌一轮）。那能吃的就是五盘，够吗？够，盘比较大，豆腐干千张圆子都能撑肚子。那会有人称吃席叫“赴席”，很有点文言的意味，他一定是亲戚，要花几张大十元的票子；也有说吃大盘子，那他定是乡邻旁亲，花三两元钱去捧场。戏言称某个饿了两餐赴席，一轮酒下去，醉倒了，他又动了主家的“余”，后被笑为“小广人”；另一个吃多了糯米圆子，弯腰

插田，咕噜噜喉咙里滚出一个，他一把捉住泥水里的圆子直起腰又吞下去，还嘻嘻说，哪就多了你一个！他姓杨，哄笑中称他为“小洋人”。乡间俚语有“洋洋广广”之说，即是说人言行不着调。

我吃过八大盘。妻舅的儿子结婚，我不知就里坐在首席上，二席就空着，后来的一位就把我往二席上拖，我猜测那个位子一定是为尊的便坐着稳如泰山，那青年被执事的训斥：人家初来不懂你也不懂啊！让我闹了大红脸，好在酒色很快掩盖羞赧，八大盘也在我面前一一尝试后移到其他方向，让我感觉为尊为主的滋味。

红白喜事在一个上千人的大屋里，是常有的。红喜事因为确定了姻亲，逢年过节乡人喜走动相聚，少不了陪坐侍酒；白喜事要做“七”，也有许多的应酬。那个庄子如果有村书记一类的人物，他经常被邀酒局。我印象深刻的就有一位村书记，武高武大的身躯，浓眉俊朗，能言善辩，酒量又好，因此乡邻经常邀请，一般他都坐在二席上陪尊客，县乡官员商贾村夫，他都应付自如。有一次，他请副镇长和土管员吃席，谈笑风生间，突然变了脸，借土管员杯中剩酒未干为由头，呵斥起来：老百姓的酒也是酒，差点你不能嫌弃，几

年前你也是农民嘛，怎么就看不起人……他高声的责怪里，不带一个脏字，都是一套大道理，土管员被训得一愣愣的，副镇长讷讷的也不好分辨。事后知道，土管员听副镇长的吩咐按规收费，没有听从他减免的意见，驳了他的面子，那个减免就是他某场吃席中许诺的。

那时我认为，凭他“隔山打牛”的能力在乡镇做一二把手都绰绰有余。

时光匆匆，一晃廿年。张恨水故居落成，我代表单位参加典礼，中餐后，想起村书记的家离此不远，便去看望，他乐呵呵说，小——老董啊，谢谢来看我。我看他的脸退去黝黑，便夸，他老伴撇着嘴说，十多年没有出过门，脸当然……

归途遇老叟呼喊，忘他名字我只好讪笑，他说，我“洋人”呐！他虽老态，却笑意盈盈：问老书记呀，他太……“洋人”不说完，只把手在脸上搓，见我发愣，又说，书记退休后一次吃席，没坐上席位，从此闭门不出。一次失尊，自我囚禁十余年，我惊愕又嗟叹！

潜山风云